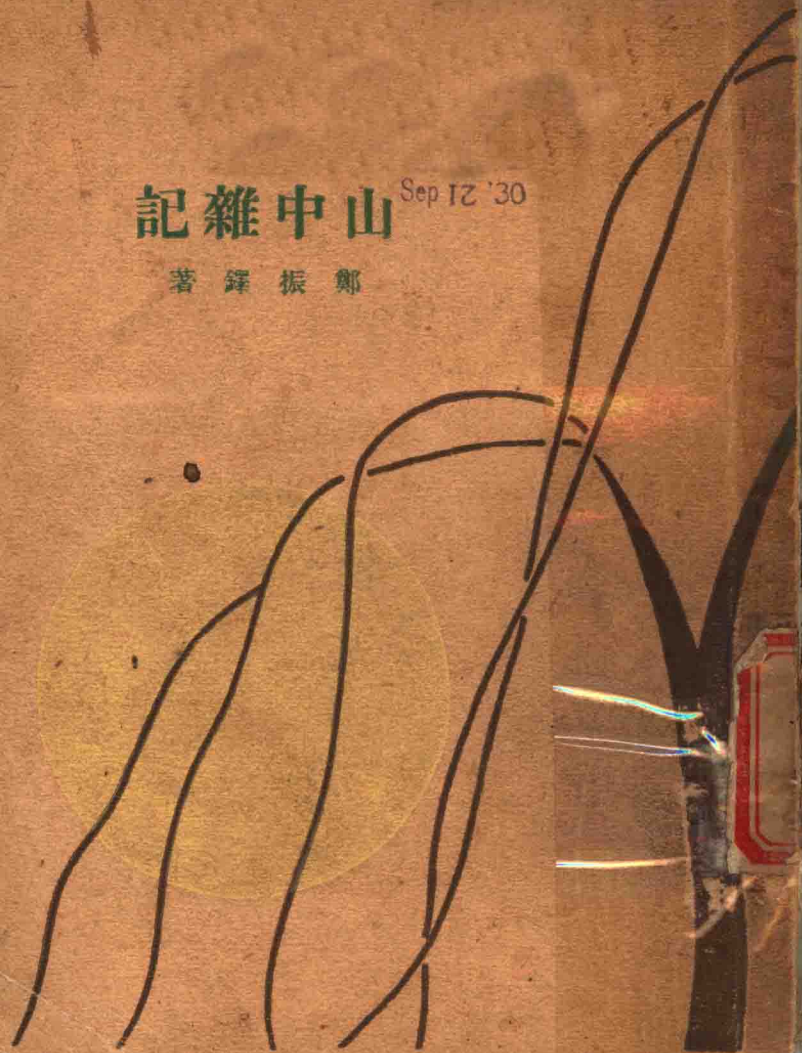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山雜記

Sep 12 '30

鄭振鐸著



十六年一月五日印刷

十六年一月念日出版

十七年二月念日再版

十八年五月五日三版

3001—5000

實價大洋三角

總代售處：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

目 次

前記.....	1
避暑會.....	11
三死.....	19
月夜之話.....	28
山中的曆日.....	40
塔山公園.....	53
蟬與紡織娘.....	63
苦鴉子.....	72
不速之客.....	80
山市.....	90

前記

親愛的諸友：

——山中通信——

前記
二十四日很早的起來，幾乎近二三年來沒有起得那末早過，匆匆的趕到車站，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。這一次真不能不走。一則因為有好同伴，一路上可以談談，二則在上海實在不能做事，幾乎

有兩個禮拜沒有做事了，再不到清靜些的地方，專心做些事，真受不了。因此便決心立刻走。

也許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貴族（在中國他們真的是貴族）的力量吧，由上海到莫干山，一路上真是方便。鐵路局特別爲遊山者設了種種的便利的運輸方法，到了艮山門（杭州的近郊）早有一列小火車在等着我們到拱宸橋了，到了拱宸橋，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們到莫干山前的三橋埠了。到了三橋埠，又早有許多轎夫挑夫在等着我們了。上了轎，行李無論多少，都不用自己費心，花了挑力，他們自然會把這些東西送上來，一件也不會少。比我們蘇州揚州的旅行，還要利便的多。一點麻煩也沒有，車轎夫包圍之禍也沒有。如果旅

行是如此的利便，我們真要不以旅行爲苦而以爲樂了；如果天目、雁蕩、峨嵋、泰山諸名勝，也有那末樣的利便，我想中國一定可以有不少人會誘起旅行的興趣的，可惜這些地方沒有什麼英美貴族在着！

話說到此，我們却不能光羨慕他們洋貴族的有福氣，光嫉忌他們的有勢力，這些福氣，這些勢力，都是他們自己要求得來，創造出來的。我們自己不去要求，不去創造，幸福與勢力，自然不會從天而降了。原來他們到了一個地方，看不慣的事，就要設法改革，一受了什麼委屈，就是大聲控訴，（不管這些控訴是否有效，）與個人，與公共有妨礙或不便利的地方，便要寫信或親自去鬧，去質問；人人如此的注意到，如此的關心到，個人與公共的幸福與勢力，當事者自然的會一天

天的曉得改良，以適應大家的需要，以免得大家的責備了，自然的會注意到個人與公共的安全與幸福了。試問我們有沒有如此的注意到，關心到自己的與公共的幸福呢？請想一想，我們自己愧也不愧！

在『山中通信』這麼清雅的題目之下，却一開頭便寫上這麼一段的大議論，也許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厭棄，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預備給那些雅士看的。

沿路的景物真不壞，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樂園的景色。路上沒有一塊荒土，都是綠的稻，綠的樹，綠的桑林。偶然見些池塘，也都有粗大的荷葉與細小的菱葉浮泛在水面。在汽船上，沿河都是桑林與蘆葦。有幾個地方，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塊桑田，四周都是碧油油

的水，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綠萍，一二小舟，在那裏徐徐的往來，彷彿是拾菱角的吧。我們的船一經過，大浪便衝上這些岸邊，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帶上岸灘而枯死的。轎子走了一段平路，便上山了。他們抬得真吃力，前面的一個，汗珠如黃豆大，滴在山石上，我初次還錯認爲下雨，後面的兩個，急促的喘聲，卻自然而然的會使人起了一種不安之心。走到太高峭之處，有時我們也下轎來步行，以減輕他們的勞苦，這自然使他們很高興。轎夫大都是溫州人，他們說的不三不四的官話，一聽就知道是我的半同鄉。五時上轎，到了八時才到滴翠軒。因爲夜色朦朧，山徑兩旁的風光却不曾領略得到。晚霞留在山峯，雲色至爲絢爛；將圓的明月，同時在我們的後面升起；到了林徑時，月光照

在竹林，照在轎上，地面朦朧的有些影子搖動着。鼻管裏嗅着一種特有的山野的香氣，這些香氣大約由無數的竹林、松林和野草山花的香花所混合成功的，所以我們辨不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香氣，却使我們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由城市到山野的所特有的欣悅之情。這些情緒為什麼會發生的呢？我以為這也許是蠻性的遺留，因為我們的祖先是千萬年的久在山洞水涯的，所以時時有一種力，曾引我們由城市到鄉野，使我們每到山野便欣悅起來。但壁黃說，這也許是人類的好奇心，或厭故喜新的心理之表現。

閒話不談，且說我們到了山中，見了燈光很亮的地方，同時又聽見電機的扎扎，與瀑布的潺潺，便與高唐二位分路了，他們是到那燈

光很明亮的鐵路飯店的；我又走了一程，才到瀟翠軒，整個房子烏黑的，看不見一點光，這真出乎意料之外。遇見了管事的孫先生和住在這裏的鄭心南先生。幾乎面目都辨不清楚，好久，才點上一枝紅燭。心南說，大家早已去睡了，天一亮就起來，燈是不大點的。這真是『山中有古風』呀！

這裏的轎夫和挑夫很和善，並不像上海和揚州蘇州那末樣的面目可怕，給他們些賞錢，便道了謝，再也不多要，也許是我們已給得滿意了。然而數目實在是不多。

坐轎除了不安之心在作祟外，別的都不壞，省足力自然是第一，其次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石級時，轎子却有韻律似的諧和的波

動着，那種的舒適真不是坐汽車，馬車，人力車乃至一切的車所能想像得到的。不過我對於坐轎是一個『鄉老』，因為向不願意坐，凡上山總是依賴自己的足力，這一次要不是被派定要坐的，也決不會自動的想坐的，所以說的話，在久於坐山轎的人看來，也許要有些『村氣』。

自從上午十一時後，我們還沒有吃一頓舒服的東西，肚裏很餓。滴翠軒却什麼食物也沒有了，只得由旁路到鐵路飯店找高唐二位，心南也同去，恰好他們在吃飯，便同吃了。那裏真是一所 Modernized 的旅館，什麼都有，電燈，風扇以及一切的設備，使我們不曉得自己是在山中，如果前面沒有山，耳中沒有聽見潺潺的水聲。可惜位置太低

了，沒有風，遠不如滴翠軒之涼爽。

與他們回到滴翠軒，說是步月，那月光却黯淡已極，白雲一堆堆的擁擠在天上。談了一回，我去洗了一個澡，並沒有什麼設備，不過是冷熱水同倒在一個大鉛桶中而已，洗完了澡，他們已經去了，說是明日也搬到這裏來住，因為涼爽。晚，先在心南房裏同睡。蚊子頗不少。以後的話，下次的信再說；爲了夜，什麼東西也看不清，什麼地方也未去，山上的風物和形勢，毫不知道，只好止於此了。

再者，還有一件事未說我們的汽船到了武康縣左近時，見到無數的裸體小孩在水中立着，淌着，住屋多半用木柱建在水上，頗像秦淮河兩旁，水之不潔亦略相似。最可怪者，乃是有許多家的屋下，木柱

之旁，建了不少的廁所，其形式頗似寺觀中之所有者；一般的洋貴族，連我們，都很注意這種未之前見的奇景。我們真會廢地利用呀！

十五，七，二四，早。

避暑會

到處都張掛着避暑會的通告，在莫干山的嶺下及嶺脊。我們不曉得避暑會是什麼樣的組織，並且不知道以何因緣，他們的通告，所占的地位和語氣，似乎都比當地警察局的告示顯得冠冕而且有威權些。他們有一張中文的通告說：

今年本山各工匠擅自加價，每天工資較去年增加了一角。本避暑會董事議決，諸工

匠此種行動，殊爲不合。本年姑且依照他們所增，定爲水木各匠，每天發給工資五角。待明年本會大會時再決定辦法。此佈。

莫干山避暑會（原文大意）

增加工資的風潮，居然由上海蔓延到鄉僻的山中來了，我想。避暑會的力量倒不少，倒可以有權力操縱着全山的政治大權。大約這個會一定是全山的避暑者與警察當局共同組織的，或至少是得到當地政治當局的同意而組織的。後來，遇到了幾位在山上有地產，而且年年來避暑的人，如鮑君丁君，我問他們：

『避暑會近來有什麼新的設備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我們是向來不預聞的。』

這使我更加疑詫了。到底這個『莫干山避暑會』是由誰組織的呢？

『你能把這會的內容告訴我麼？我很願意知道這會裏面的事。』

有一天，我遇見了一位孫君這樣的問他。

『我也不大清楚，都是外國人在那裏主辦的。』

『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內麼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爲什麼不加入？』

『我也不曉得，不過聽說中國人的避暑者也正想另外組織一

個會呢。」

『年年來避暑的，如丁君鮑君他們都連來了二十多年了，怎樣沒有想到這事？』

『他們正想聯絡全山的中國避暑者。』

『進行得如何了？什麼時候可以成立？』

孫君沈默了一會，似乎怪我多問。

『我也不大仔細知道他們的事。』

幾天又過了，我漸漸明白了這避暑會的事業；他們設了一個游泳池，一個很大的網球場，建築都很好，管理得都很有秩序。還有一個大會堂，爲公共的會議廳，爲公共的禮拜堂，會堂之旁，另闢了一個園